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 / 著

符号

SIGNES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

◎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

SIGNES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符 号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 著

姜志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符号/[法]梅洛—庞蒂著;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ISBN 7-100-03591-0

I. 符… II. ①梅… ②姜… III. ①哲学—法国—当代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078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FÚ HÀO

符 号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 著

姜志辉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591-0/B·543

2003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 1/2

印数 5 000册

定价: 23.00 元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出版说明

法国思想文化对世界影响极大。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孟德斯鸠法思想、卢梭的政治理论是建构西方现代思想、政治文化的重要支柱；福科、德里达、德勒兹等人的学说为后现代思想、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其变古之道，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我馆引进西学，开启民智，向来重视移译法国思想文化著作。1906年出版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开风气之先，1918年编印《尚志学会丛书》多有辑录。其后新作迭出，百年所译，蔚为大观，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裨益良多。我馆过去所译法国著作以古典为重，多以单行本印行。为便于学术界全面了解法国思想文化，现编纂这套《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系统移译当代法国思想家的主要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但凡有助于思想文化建设的著作，无论是现代性的，还是后现代性的，都予列选；学科领域，不限一门，诸如哲学、政治学、史学、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兼收并蓄。希望学术界鼎力襄助，以使本套丛书日臻完善。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0年12月

目 录

前言.....	1
I 间接的语言和沉默的声音.....	46
II 论语言现象学.....	103
1 胡塞尔和语言问题.....	103
2 语言现象.....	105
3 关于现象学哲学的结论.....	113
III 哲学和社会学.....	120
IV 从莫斯到列维—斯特劳斯.....	139
V 到处和无处.....	154
1 哲学和“外面”.....	154
2 东方国家和哲学.....	163
3 基督教和哲学.....	172
4 大理性主义.....	181
5 主体性的发现.....	188
6 存在和辩证法.....	191
VI 哲学家和他的影子.....	197
VII 论柏格森.....	226
VIII 爱因斯坦和理性危机.....	239

2 符号

IX 蒙田著作解读	247
X 论马基雅维里	264
XI 人和厄运	281
XII 随笔	305
1 妄想狂的政治	305
2 马克思主义和迷信	325
3 苏联和劳改营	327
4 雅尔塔文件	340
5 革命的未来	345
6 论非斯大林化	363
7 论色情	382
8 论社会新闻	385
9 论克洛代尔	389
10 论弃权	395
11 论印度支那	400
12 论马达加斯加	406
13 论 1958 年 5 月 13 日	417
14 明天	422

前 言

在构成本书的哲学论文和几乎都涉及政治的随笔之间,乍看起来,有天壤之别,十分不协调!在哲学中,道路是艰难的,人们确信每走一步都能为今后开辟道路。在政治中,人们始终感到需要不断地重新深入发掘。我们不谈论偶然性和意外事件:读者将在文章中发现一些预测错误;坦率地说,读者越是担心,就越不可能发现它们。实际情况更严重:好像一种狡黠的机制刚刚显露出事件的面目时,就马上把事件隐藏起来,好像历史在对构成历史的事件进行检查,好像历史喜欢躲起来,只是在极短的混乱期间才露出真相,在其余的时间里设法躲过“超越”,重建历史宝库中的形式和作用,总之,使我们相信什么都没有发生。默拉(Maurras)说,他是在政治中,而不是在纯粹的哲学中认识明证。因为他仅仅考察已经过去的历史,向往一种也已经建立的哲学。如果人们考察正在形成之中的历史和哲学,那么可以看到,哲学在最初时刻就找到其最可靠的明证,初始状态中的历史则是梦幻或梦魇。当历史提出一个问题,当累积的焦虑和愤怒最终在人类空间中呈现出一种可辨认的形式时,人们自以为在这之后一切都不同于以前。即使有完整的问题,在其肯定性方面,答案也不可能是答案。更确切地说,是问题消失了,出现了一种无问题的状态,就像一种激情随着

8

2 符号

时间的流逝而消退。饱受战争和革命磨难的国家突然又变得完好无损。死者是平息风波的同谋者：因为只有当死者在活着的时候才能重新创造不复存在者的匮乏和需要。保守的历史学家把德雷福斯的无辜当作不容争议的事实记录下来——他们不失为是保守的。德雷福斯没有得到雪耻，甚至没有得到平反。他的无辜已成为老生常谈，却不能抵消他的耻辱。在他被蒙冤、他的辩护人还给他清白的意义上，他的无辜没有被记录在历史中。历史仍然剥夺丧失一切的人，仍然给予拥有一切的人。因为包含一切的时间过程为不公正辩护，回驳受害者的上诉。历史绝不会认错。

虽然人们对此已十分了解，但每当遇到它时，这一切仍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代的大事件在于调和以前的世界和另一个世界。在这个问题面前，苏联和它昨天的对手处在同一边，以前的世界的一边。尽管如此，人们宣布冷战结束。在和平竞争中，如果西方国家没有发明经济的民主调节，那么事情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工业社会是在极度的混乱中才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资本主义盲目地挥舞大棒，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受使道路和城市极度膨胀、摧毁人类制度的古老形式的一种主流工业的支配……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大量问题：不仅仅是有待发现的技术，而且也是政治形式，动机，精神，生存的理由……在殖民战争中长期孤立于世界，在殖民战争中学会社会斗争的一支军队将其所有重量落在它所依赖的国家上，使冷战意识在一种已经摆脱冷战的时间中倒流。在二十年前能识别“精英”（特别是军事领域精英）的那个人，现在认为应该建立一个与国家首脑分离的永久性政权，使政权摆脱议会

9 的纠缠，但却使政权陷入党派的纠纷中。他说，人民不能代替国

家,(这也许只是一种绝望的、“无用”的说法),他把国家的雄心和
他称之为生活水平的东西区分开来,——好像任何成熟的国家都
不能接受这些困境,好像在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从属在军队的人为
社会中的政治决策,好像与历史书相比,面包、葡萄酒和工作是不
太重要的事情,不太完美的东西。

人们会说,这种稳定的和无变化的历史就是法国的历史。但
是,世界是否更坦率地面对纠缠着它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可能
会模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所以教会竭尽全力压制它们,
重新采用已成为过去的禁令,重新谴责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不
是民主的话,试图重新采取国家宗教的立场,首先在自己的领域,
然后全面地遏制研究精神和对真理的信仰。

至于共产党政治,我们知道非斯大林化思潮在到达巴黎和罗
马之前已经通过层层过滤。在反复否认“修正主义”之后,特别
是在布达佩斯事件之后,应该以赞许的目光看到苏联社会进入了
一个新时期,苏联社会用斯大林主义清除了社会战争的精神,走向
强国的新形式。这正式地叫做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向世
界共产主义自发演化的预测包括不可改变的支配计划,抑或只不
过是一种表明人们放弃强行过渡的体面方式?或者,人们在两条
路线之间,准备好在碰到危险时突然转向以前的路线?目的问
题不是真正的问题,不是面具和面孔的问题。也许,商定的计划没
有人类现实和整体运动来得重要。苏联可能有几张面孔,事物是
模棱两可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欢迎黑色幽默和和平进入
国际舞台——这是赫鲁晓夫的功劳,把它们当作向着光明的进步。¹⁰
如果幽默是超我的乐趣,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么历史的超我也

4 符号

许能容忍最大的缓和。

如果明天的真理不能阻止一个年轻人进行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冒险,如果明天的真理是贫乏的,因为它们用这种无言而语、拨动每个人身上的愤怒和希望之弦、但不是真理的散文的语言,以政治方式说出来的,何必昨天反对斯大林主义,今天反对阿尔及尔,何必耐心地解开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虚构的纽结,混淆所有的人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的东西?如果所有的哲学家,或差不多所有的哲学家都以为需要有一种政策,而这种政策属于“生活使用”的范围,不是知性所能及的,这不是一种难以置信的误解吗?哲学家的政策是没有人实行的政策。这是一种政策吗?不是有哲学家能较确定地谈论的许多东西吗?当哲学家描述当事人不想知道的明智观点时,他们不是在承认他们不知道有关的事情吗?

*

这些反省差不多潜在于任何地方。在现在或将来是马克思主义者,其余的人首先根据承认哲学和政治的分离而划分的读者和作家中,人们能猜测到这些反省。他们很想同时以两种计划生活。他们的体验对问题有决定性影响,应该通过他们的体验来重新考虑问题。

首先,有一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在不认真研究政治,也不认真研究哲学的哲学家身上,有一种政治嗜好。因为众所周知,政治是现代的悲剧,所以人们期待政治有一个结局。在人的所有问题都能找到头绪的借口下,一切政治愤怒都成了合乎情理的愤怒,正如黑格尔在年轻时所说的,阅读报纸成了早晨的哲学祷告。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中发现了关于存在和虚无的所有抽象事件,他把大

量的形而上学放入历史中——这是合理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思考历史的框架,思考历史的构造,思考物质和精神、人和自然、存在和意识的融入,而哲学只能给出逻辑演算或图解。人类起源在一个全新的未来中的完整再现,以及革命政治需要经过这个形而上学的中心。然而,最近以来,人们把所有的精神和生活形式联系于纯策略的政治,一系列无明天的不连续行为,无结果的插曲的政治。从此以后,政治和哲学不结合它们的长处,反而相互交换它们的短处:人们有一种诡诈的实践和一种迷信的思想。关于议会党团的选举或毕加索的绘画,不知耗费了多少时间,多少争论,好像世界史,大革命,辩证法,否定性完全是以这些贫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事实上,历史—哲学的重要概念一旦与知识、技术、艺术、经济变革失去联系,就将变得软弱无力,——除非在最好的概念中,政治的严谨能对迟钝、漫不经心和即兴发挥助一臂之力。如果这就是哲学和政治的结合,那么人们会认为还是分开为好。马克思主义作家与这一切决裂,重新扮演他们的角色: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不过,哲学和政治的“糟糕”决裂不能挽救任何东西,反而使哲学和政治都陷入贫困。

当倾听这些作家的时候,人们有时感到一种不舒服。他们时而说他们在一些基本观点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不能明确指出是哪些观点,为什么他们在某些观点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哪怕嘲笑在他们中间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追随者和马克思学家之间的混淆,时而需要一种新的学说,差不多一种全新的体系,但他们不会在从赫拉克利特、海德格尔、萨特那里借来的概念之外冒 12 险。可以理解两种胆怯。多年以来,他们是在马克思主义中进行

哲学活动。当他们发现青年马克思,追溯黑格尔的起源,再从那里回到列宁时,他们多次遇到他们的未来剧的抽象表达,他们知道,人们能在这种传统中找到对付一个或几个反对派的所有武器,他们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始终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因为也是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向他们提供继续做共产党人,要求共产党人重新考虑其历史解释者特权的理由,所以人们理解当他们重返事物本身时,他们想排除任何中间事物,需要一种全新的学说。忠实于自己之所是,从头开始考虑一切,这两个任务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无边无际的。为了确切地说出人们为什么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先说出马克思的精髓在哪里和在什么时候被丢失,人们处在系谱树的哪一条分枝上,人们是否想成为一条新的分枝,一条新的主枝,或人们是否想连接树干的生长主茎,或人们是否使马克思整个地重新回到马克思只不过是其过渡形式的一种较早和较近的思想,——总之,应该重新确定青年马克思与马克思,这两个马克思与黑格尔,这种传统与列宁,列宁与斯大林乃至与赫鲁晓夫的关系,以及最后,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在它之前和之后的学说的关系。这项任务十分繁重,卢卡奇的所有著作只不过是其十分勉强的开始,是在共产党时代的尝试,因为这是并非很表面地研究哲学的惟一方法,既然卢卡奇的著作不属于这种方法,那么这种方法对卢卡奇的著作来说也是难以忍受的和不值一提的。因此,卢卡奇的著作转向科学,转向艺术,转向无党派的研究。但是,如果人们不能再依靠马克思主义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根基,如果应该作为自己的责任、并非表面地、在与那些不做别的事情和人们曾经对之提出异议和把他们打发走的人的不舒服接近中进行尝试,是何等地

令人感到不安。

13

因此,人们依违背于忠实的要求和决裂的要求之间,人们不能完全接受一种要求,也不能完全接受另一种要求。人们有时在撰写著作的时候,好像从来没有马克思主义,例如,人们根据博弈论的形式主义看待历史。然而,在其它地方,人们又保留马克思主义,回避任何修正。事实上,一种修正在进行之中,但人们把它掩饰起来,在重返起源时把它伪装起来。人们说,使正统观念解体的最终原因是独断论和哲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哲学,我们局限于这种包含一切,包括斯大林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以及世界的整个生活的马克思主义。在难以置信的转折后,无产阶级终有一天将重新发现其普遍阶级的作用,将重新担负起在目前没有承载者,也没有历史影响的这种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因此,人们后来援引目前正在讨论之中的思想和行动的马克思主义同一性。对一个不确定未来的要求保留了作为思考方式和荣誉问题的学说,因为学说难以被当作生活方式。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哲学的不足之处。但是,在人们把哲学当作替罪羊的时候,谁认识到了这一点? 马克思为革命实践指出的非哲学(Non-philosophie)现在成了不确定事物的庇护所。这些作家比任何人更好地知道,哲学和政治的马克思主义结合已经破裂。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好像这种结合原则上是在一个未来的世界,也就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中,是马克思关于这种结合的论述:在历史、挽救的否定、完成的破坏中实现的和被破坏的哲学。这种形而上学的作用没有发生,——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作家离开了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几乎没有实现抽象价值,共产党破坏抽象价值是为了提出自己的价值。

他们不能肯定形而上学的作用从来没有发生过。在这方面,他们不检查形而上学作用的哲学根基,而是把果断和决心转化为幻想和希望。安慰不是无可指摘的,因为安慰重新关闭在他们中和在他们周围的公开争论,压制必然出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在于知道是否有一种破坏—实现作用,特别是一种使作为独立要求的安慰成为多余的思想的实现,或这个图式是否不意味着自然的一种绝对肯定性,历史或反自然(*antiphysis*)的一种绝对否定性,马克思以为能在其周围事物中实证它们,但它们也许只不过是某种哲学,不能免除重新检查。第二个问题在于知道这种作为一种肯定、革命的哲学表达方式的否定是否不能为一种无限权力的实践说明理由,因为起否定的历史作用的机器因而凌驾于任何可确定的标准之上,任何“矛盾”,乃至布达佩斯的矛盾,都没有权利与这种机器抗衡。如果人们一上来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有效的真理,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一系列询问就没有必要。这些询问始终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感染力和深远的生命力:这是创造性否定,实现一破坏的试验或考验;如果忘记它们,人们就不会承认这种试验是革命。无论如何,如果人们无争议地把它的要求——不是一种哲学,而是一个惟一的重要历史事实的表达,(以及它对作为反对历史的借口和错误的一切哲学批判)给予这种试验,因为人们发现目前没有在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运动,那么人们会搁置这种试验,人们会认为自己是名誉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哲学和政治的分离被归于哲学的错误,那么这将是一种不成功的分离。因为人们可能像错过一种结合那样,错过一种分离。

在这里,我们不假设任何预先确定的论点;在作为绝对知识的

哲学论坛前,我们决不会借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相互排除,把两者混淆在一起:在如果不实现哲学就不可能破坏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和仅仅破坏哲学的斯大林主义实践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分。我们没有暗示这个原则在这种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失效。我们15们说,由于最近几年的事件,马克思主义进入了它的历史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中,马克思主义能引发分析,为分析定向,能保留一种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自以为是真理的意义上,它显然不再是真理,最近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放在第二真理的范畴中,并把使催促变得无意义的一种新状态和一种新方法给予马克思主义者。当人们问马克思主义者——当马克思主义者问自己——他们是否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对这个糟糕的问题只有糟糕的回答,不仅是因为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一个确切的回答必须以一种展望未来的大量研究的完成为前提,而且也是因为即使这种研究已经完成,它也不可能用一个简单的回答作出结论,同时也是因为这个问题一旦被提出,就不能用拒绝肯定和否定来回答。把最近的事件当作“决定性实验”之一是荒谬的,即使有根深蒂固的看法,决定性实验在物理学中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在决定性实验之后,人们仍然能得出理论被“证实”或被“反驳”的结论。用这些基本术语提出问题是难以置信的,好像“真”和“假”是精神存在的两种惟一方式。即使在科学中,一个被超越的理论体系也仍然能被归入超越它的体系的语言中,它仍然是有意义的,它仍然保留着它的真理。当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历史及其与哲学、前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史的关系时,我们从现在起已清楚地知道,结论不可能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一种陈词滥调:要么“始

终有效”，要么“被事实推翻”。在得到证实或被推翻的马克思主义陈述后面，始终有作为精神和历史实验模型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始终能依靠一些辅助性假设在失败后保全下来，正如人们也能肯定马克思主义不因为成功而普遍有效。自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学说唤起了许多理论和实践运动，成为许多成功实验的

16 或失败实验的实验室，甚至在它的敌人看来，马克思主义也是许多有深刻意义的反应，争论，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刺激物，从此以后，谈论“反驳”和“证实”是不恰当的。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表达方式中，在我们刚才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中，有一些“错误”，这些错误也不是人们能阻止或忘却的错误。即使没有作为肯定或作为自身绝对否定的纯粹否定，这里的“错误”也不是真理的对立面，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有缺陷的真理。在肯定和否定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马克思看到了这种联系，尽管他错误地把这种联系局限在客体—主体的两分法之中；客体—主体的两分法在他的著作中起着作用，为他的历史分析开辟了新维度，使这些新维度在马克思所理解的意义上不再是不容置疑的，但继续是意义的来源并且是可重新解释的。马克思的论点仍可能是真理，就像毕达哥拉斯定理是真理，但在是对创立它的人来说它是真理的意义上——正如恒等的真理和空间本身的属性——也正如在其他可能空间中的某种空间形式的属性。思想史不是简单地表明看法：这是真理，那是谬论。和任何历史一样，思想史也有暗中的决定：它贬低或美化某些学说，把它们变成“寓意”和珍品。也有在思想史中显露出活力的其他学说，这不是因为在学说和一种不变的“现实”之间有某种奇迹般的一致或对应——为使一种学说成为伟大

的学说,这种局部的或干瘪的真理既不是充分的,也不是必要的,——而是因为学说在必要的陈述、命题和中间事物之外仍然是有说服力的,如果人们想走得更远的话。这就是经典著作。对于经典著作,人们认识到没有人能逐字逐句地接受经典著作,新事实不是绝对地处在经典著作范围之外,新事实从经典著作得到新的共鸣,新事实揭示经典著作中的新特点。我们说,重新考察马克思应该是对经典学说的沉思,不可能以全盘肯定或否定告终。你是或不是笛卡尔主义者吗?这个问题没有很大的意义,因为拒绝接受笛卡尔著作中这个或那个的人只有通过很大程度上归于笛卡17尔的论证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说,马克思正在转向这种第二真理。

我们只是凭最近的经验,特别是凭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经验才这样说。因为当加入共产党很久的共产党人最终离开党或被排斥在党之外时,他们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好表明,困境是字面上的,应该走得更远,没有一个学说都能战胜事物,能把布达佩斯的镇压转变为无产阶级的胜利。他们并没有以意识自由和哲学唯心论的名义与正统观念决裂,因为正统观念使无产阶级日趋衰弱,直至武装反抗和批判,进而使无产阶级工会和经济生活日趋衰弱,进而使科学和艺术的内在真理和生活日趋衰弱。因此,他们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进行决裂。不过,他们进行决裂的时候,同样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出,每时每刻都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阵营和一个无产阶级敌人的阵营,任何创举都是通过这种历史的裂缝来评价的,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不应该“让敌人占便宜”。当他们今天